

春美花竞开

□杨勤华

春是挡不住的,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你愿不愿意,春天都会兴冲冲义无反顾地来了。

春来了,花便陆陆续续地开了,田野的花,水边的花,山上的花,花园里的花,树上的花,荆棘里的花,草丛中的花,房前屋后的花,阳台和屋子里的花……争先恐后地开了!

那油菜花铺天盖地的就开了,金灿灿的,每天都在不断延伸,要把所有的田野都占领。那映山红也开了,本来清冷的山一下子就热烈了,一下子就光彩照人了。那房前和乡村小道旁的桃花忽然间开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

笑春风”,穿行在桃花丛中,便多了一份浪漫的情怀。广玉兰、白玉兰、紫玉兰开在路旁、小区里和公园里,它们有点像年轻靓丽的模特,尽情展示自己挺拔的身姿和娇美的面容。景园里的梅花早就绽放了,它们此时安静地欣赏着紫荆、丁香、山茶、木槿、樱花们的相继开放。一花开来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风信子是带着梦来的,春风也没有唤醒它的梦,只有在春梦里它才会开得更美;郁金香是带着诗意的来,它早就为春天准备好了属于自己的诗,在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它都会大声吟诵;玫瑰是带着激情来的,它要为春天歌唱,让自己在歌声中更加艳丽;牡丹是带着

骄傲来的,只有春天,只能是春天,才是属于它的季节。含笑是带着芳香来的,温情脉脉,绵绵不绝,陶醉了自己,也陶醉了所有的花儿们……

梨花总是那么清静孤傲,有种花中仙子的味道,梨花又是那么的楚楚动人,一场春雨更让它孱弱得由不得你不对它产生几多的怜爱。海棠依旧红红火火,似乎要将整个春天点燃,谁看它一眼,谁就会激情澎湃。蝴蝶兰很炫,无论开在哪里都是那么的抢眼,书房里摆上一盘蝴蝶兰,顿时连那些沉睡在书橱里多年的书们也活泛了。君子兰像一个害羞的女孩,又像一个腼腆的男孩,一片片地将自己舒展开来,开成一

道亮丽的风景。

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花儿也在默默地开放。它们就开在田间地头、沟沟坎坎,或者在杂草丛中,如果不去发现,不去仔细留意,就错过了欣赏它们的美丽,只有走近它们,俯下身子,专注凝视,肯定有不一样的收获——它们的美不是精雕细琢的美,不是娇柔矫情的美,看似卑微,但是它们的美实实在在、真切切切,是一种自然纯净的美。

在春花烂漫中,还有许多的种子在等待,它们静静地埋进泥土里,吮吮着春风、春雨和春光,用不了多久,它们会将春天的积蓄尽情尽情地绽放出来,渲染出一幅幅生机勃勃的山川秀美画卷……

任由春来春去

□汪厚明

一阵春风,一场春雨,一缕阳光,像催化剂般催生着万顷油菜花。一时间,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如火如荼,疯狂张扬。它淹没了沟渠池塘,淹没了道路村庄,淹没了大地山冈……将大自然的宏大与壮阔,铺展开来。

油菜花开得奔放,开得精彩,开得震撼。黄澄澄,金灿灿,似乎普天之下都是彩色的世界,花的海洋。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心不由得被油菜花紧紧吸引了过去。那些花朵,偶尔一阵微风吹来,油菜花立刻涌起了高低起伏的金色浪花。黝黑的泥土泛出深沉的气息,伴着油菜花香弥漫天空。它那浓烈而持久的香味,醉了大地,醉了空气,醉了我们的神情。

在春风荡漾的季节,漫步在油菜花田埂上,金黄!那嫩黄的花瓣,在阳光照耀下,黄的刺眼,黄的让人无法形容。像整个大地披上了黄色的绸缎,又像大自然这位绝妙的大师用黄色的涂料绘出春意盎然的油墨画卷。我置身于花海里,仿佛天地被染成了黄色,山水被染成了黄色,道路村庄被染成了黄色……

看着油菜花儿,让我想起了一个与油菜花相关的传说故事。相传,从前有个砍柴的小伙子,每天路过河边都能看见一位少女在河旁浣纱。某日砍柴归途中,忽见少女跌落河中,他奋不顾身将少女救起,少女为报答救命之恩,愿以身相许。小伙子因家中贫穷,婉言谢绝,少女只好如实相告。原来她是天宫仙女,因爱恋人间,偷偷下凡。见小伙子勤劳善良长得好,想嫁给他才上演了少女落水的戏。小伙子知情后更不愿意,因为他不想让少女受穷挨饿。少女见他态度坚决,便回天宫拿来星星帮他致富。让小伙子把星星种在土里,等来年开小黄花时再到河边找她。第二年春,小黄花漫山遍野的开放了,这些小黄花便是油菜花。当年有了好收成,小伙子过上了富裕生活。于是小伙子用小黄花做成了花轿,到河边将少女娶回了门。

油菜花作为下凡的星辰,理应高贵,且全身都是宝。但是,它不骄不做,朴素清雅,落落大方,就像乡间的姐妹,不爱涂脂抹粉,着意打扮,只要有沃土的地方就能生长。只要春风送来一点暖意,春雨洒下一片情丝,阳光给予一缕温情,油菜花就大肆绽放。红红火火,热热烈烈,蔓延在大地上成为最美风景。

黄色,绿色都是我的最爱,我喜欢油菜开黄花,更喜欢它寒天里怒放的那抹嫩绿。在寒风凛冽的冬季,万物萧条,死气沉沉,惟有油菜、麦苗不畏严寒,在冰雪消融的时候,它清冷淡,绿油油,以一身绿色骨气,抗严寒,顶冰雪,怒放着绿色的生命,给大地带来勃勃生机,给人们带来生命的希望。冬日里,我常常走进开阔的油菜花地,去那里放松心情,去观赏它那那一抹嫩绿,去吮吸它那清新空气和它那恬静的味道。

油菜花虽然没有月季,玫瑰,牡丹那样奇异的色彩,不能给人以端庄典雅之感。古往今来,文人雅士歌咏油菜花的诗文极少。然而我却偏偏喜欢它,因为油菜花平凡而伟大,它开不是为了看,不为平的香,为的是结出黝黑菜籽“生计资民”。我喜欢它美丽不张扬,小家碧玉的温婉,大家闺秀的端庄。我喜欢闻榨油时散发出的那股纯香的味道,喜欢吃它炒出来的蔬菜。我更喜欢它在寒冬中那一抹嫩绿,给大地带来春天的绿意和生机。

油菜花开放在春天,飘落也在春天,任由春来春去,它独自精彩。让我拍张最美的油菜花吧,把它定格在春天里,绽放在我的心中。



铜官山

王智摄

春暖花开

菜花舞轻风

□宫凤华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们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坐对油菜花,让人心旷神怡,如沐春风。徜徉阡陌,和菜花作精神层面的交流,天地简静,时光柔软,内心丰盈而寂寞。

看菜花,最宜黄昏。大地黄袍加身,菜花撩拨乡情,乡愁如潮涌动。菜花恣意安然,倚风自笑。斜倚菜花,霞光濡染,无言静美,大地似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雅致的情趣,正如周作人所说:我们看夕阳,看秋雨,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菜花,如乡间女子,挺立着,蓬勃着,羞笑着,艳丽、妖娆。叶子墨绿,花瓣黄得挺括干脆,黄绿相接处并不泾渭分明,柔和舒缓,自然熨帖。四瓣垂直交叉,彰显古朴诚恳的美,如一部四言的《诗经》。菜花在阳光的舞动下,如梵高笔下的南普罗旺斯阿尔一样绚烂美丽。

清明时节,红男绿女穿行于花海,添一锹新土,插一枝杨柳,油然而生一

种春光易逝、怀古伤今的情愫,更加珍惜眼前美好的花期和灼灼韶华。

菜花似一位酒醉的画家在肆意挥洒,一团团,一簇簇,一片金黄的海洋。即使身处婺源和罗平的菜花丛中,感觉也不过如此。孩子们踏青、游戏、放歌,把童年追逐得海阔天空。花丛中青苇女子,月白小袄,发髻婉约,臂挎竹篮,恍若旧时画卷,忧伤而唯美。我棉服布鞋,手执一卷,任发思古之幽情。嗡嗡蜜蜂绕着菜花一针一针织着喷香的锦缎。残阳如一堆篝火,对一壶酒、一张琴、一溪云,心似鸟雀飞。

菜花蔓延,铺展,形成力量强大的花潮,涌动着—浪浪芳香和喜悦,像电影《芳华》里的舞者,勾肩搭背,顺着夏天的方向倾过去。花香中有春夜的月色涌动,幽雅似后花园游荡的小家碧玉。若轻轻一瞥,漫天的菜花立时占据视线。一颗心随之安稳地沉静下来,像一只蝶,轻盈地栖息在娇嫩的花瓣上。伫立花丛中,袅袅地气从脚掌倒灌上来,有羽化登仙的飘飘。

菜花怒放的花田野似一位婉婉的琴

女,眉目干净,姿容清朗,一派柔情似水。坐对油菜花,少却“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的幽怨,平添“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情趣,“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的恬淡平和。

菜花飘香的季节,避开喧嚣和熙攘,带着尘封已久的吉他,走进菜花深处,聆听村姑们口中飞出的民歌。远处炊烟袅袅,凝望农人躬耕的身影如虹,聆听布谷鸟的浅唱低吟,一任乡愁蓬勃生长。这时节的故土田园,如盛妆待嫁的娇娘,流泻着成熟与激情。在炊烟和牧歌里,在菖蒲的清香和杨柳的微风中,在“草满池塘水满坡,山衔落日浸寒漪”的宁谧里,金黄的油菜花把心灵过滤得纯净而清幽。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读顾城的诗,百感交集。心净了,天地远了,灵魂自然有了香味。置身烂漫花丛,体味夕光中的疏旷与空茫,采摘一片花瓣,嚼在嘴里,别在襟前,在心里清香一生。

吾心安处即是家

□封保敏

“家里就剩这一个N95的口罩,你把它戴上,路上开车慢点,注意安全!”接到单位的“迅速回岗”的电话,弟弟自驾收拾衣物,在老妈的千叮万嘱中,自驾赶回黄山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春节一家人的团聚会匆匆画上了句号。

从武汉爆出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一夜之间狂奔而来,离我们越来越近,直逼家门。从开始的偶尔关注新闻,到焦急慌忙加入到消毒药品、防护口罩的购买大军中。奈何反应太慢,找遍家边的所有药店,高价买回几个包装标识完全看不懂的日子口罩,回家一搜索,原来是防雾霾口罩。年前,单位分发的为数不多的3M口罩,也紧着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先用。唉!我这春节一贯“吃了睡,睡了吃”的绝对休闲的快活日子,刹那间,灰飞烟灭。

打开妈妈家的冰箱,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鸡鸭鱼肉,不由竖起大拇指,给了个大大滴“赞”!一贯“甩手掌柜”的老爸,此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家里消毒的任务。每天清早,老爸根据我在网上下载打印的84消毒液、酒精的

正确使用方法,将全家里里外外消毒个遍,再用75%酒精将大门把手小心翼翼地擦拭几遍方可安心。家里的孩子们也不再因玩手机、打游戏而吵得不可开交。工作群里,时不时地完成作业。没事看看书,上上网课,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突然懂事起来,总想做点什么,好让大人们放心。

来势汹汹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疫情防控工作从“国家”到“小家”,全员行动起来。而作为一名企业职工的我,也按照公司“疫情防控、生产发展,两手抓两不误”的指示回岗工作。第一天上班,便看到武装保卫部的几位同事早早地站在门岗两旁执勤,测体温、查车辆、做记录,工作井然有序。显然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染,但为了员工们的平安,为了阻击病毒于企业之外,他们毫不犹豫,勇挑重担,用保卫队长的话说“守住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工作的办公楼里人人戴着口罩,虽然已看不到彼此表情,但内心却是

贴近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不仅仅是疫情防控的硬性规定,也是相互之间的保护。走廊、办公场所里一阵阵“闹心”的各种消毒水味道,此时却让我们无比心安。工作群里,时不时地通知领取口罩的信息,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组织的关怀。食堂就餐的一张张桌子上均安装了隔板,虽然让我们吃饭吃出了“考试”的感觉,但足以体会食堂管理部门的良苦用心。在疫情防控的工作时间里,时时事事处处,企业如家的温暖始终呵护包围着我们。

不管是宅在家里还是坚守在岗位上,我们每天关注最多的就是通过电视、网络及各种平台了解疫情的进展情况。在疫情防控一线,每天都有感人的故事发生。那一位位疫情防控一线的“逆行者”深深触动着我们;那等候在“钻石公主”号接送中国同胞回家的大巴车头悬挂着“走,我们回家!”,这暖心的中国字,更是让我们泪目。无论何时,每当大难来临,我们总会感慨:“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家”!

你们是英雄

——献给抗疫中的女人们

□陆光华

女人,世人眼里你们是水做的
是弱者的代名词
大疫面前
这一切击得粉碎
你们不惧病毒不畏生死如磐石
急救室、病房里
你们与死神交锋
你们让生命延续

短发、光头是你们最时尚的发型
防护服是你们最绚丽的时装
脸上的压痕是你们最美丽的容颜
护目镜后面的双眸
透露出必胜的信心
恐惧,一一被你们化解
惊喜,一个连着一个

你们是冲锋陷阵的战士
你们是勇往直前的强者
战恶魔、献大爱
以逆行者的姿态
坚守阵地,让一腔热情
洒遍了汉楚大地

不屈的翅膀
驱走楚天上空阴霾
坚强的双肩
担当起使命和责任
岁月静好,是因为你们的付出
你们让汉江之水
滔滔向前,跌宕不息
迎接——樱花盛开的春天

我是志愿者

□沈宏胜

今年的鼠年春节,与往年真的不一样。刚刚与家人吃过年夜饭,还想在春节期间与家人、亲戚、朋友把杯碰盏,却不料疫情来了。

大年初二的早上,我接到社区通知,要求每个党支部安排党员值班。原以为安排几名党员值班并不是难事,但事实让我感到有点无助。社区党支部多数党员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多身体不太好,我只能抽出几名稍年青一点的党员,安排值班巡逻。

由于卡点路并不宽敞,小区分两个口子,一个是车辆通行,另一个是人员进出的。有一天的早上,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要出门走的是车辆通行的路,我劝她走人行道。她不肯,也不言语,只是把通行证在我脸前一晃,我拦她竟没有拦住,把我挤到一边去了。等我再次要拦她时,她已走出几米远了。事后我才想到自己老了。连续一个多星期的卡点值守,我觉得很疲劳。于是,我咨询社区领导可否增加人员轮换一下,领导说可以。在卡点值守的时候我看见我的老同学江海,他出去采购。先前,我有点不太自信,让他和我轮换值守。没想到他一

口答应了。即便我们两人轮换,隔一天在卡点值守,还是有些疲惫。与我们一样在卡点值守的,还有很多的党员志愿者。机厂新村第一党支部书记金庭斌夫妇二人,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他们两人轮岗站岗值班,今天你值班,明天我值班。金庭斌自己还身患有癌症。除了党员志愿者参加社区值班巡逻之外,党员徐珍华获悉武汉的疫情后,在自己收入并不宽裕以及老伴瘫痪在床十几年的情况下,还向党组织缴纳了2000元的“特殊党费”。在他们眼里,自己不能同白衣天使一样奔赴一线参加防疫,但只要能尽自己所能,表达对同胞的爱心就足矣。令志愿者感动的,有社区居民看到蹲点值班人员的辛劳,在寒冷的夜晚还煮一壶茶水送给值班人员饮用。

志愿者平凡而又普通,却有着不平凡担当;他们默默无闻,却有着一心为女,眉目干净,姿容清朗,一派柔情似水。坐对油菜花,少却“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的幽怨,平添“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情趣,“日暮平原风过处,菜花香杂豆花香”的恬淡平和。

一个航班的距离

——《血疫:埃博拉的故事》读后感

□姜蕾

在意大利、伊朗、挪威等国陆续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的时候,我想起了《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中的这句话:“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着一个航班的距离。来自热带雨林的病毒,可在24小时内乘飞机抵达地球上的任何城市,航空线路连接了全世界的所有城市,构成网络,病毒已经进入网络,开始环球旅行。”

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我对病毒类的题材有了浓厚的兴趣,我家的日子里一口气读完了全书。这部纪实作品讲述的是上个世纪60—90年代人类发现埃博拉病毒并与之抗争的故事。说实话,在此之前,我对于埃博拉病毒的了解少之又少,仅限于来自非洲、容易传染等等粗浅的认识,压根也不知道埃博拉其实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而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用通俗的语言、细腻笔触帮我们缓缓掀开了它的盖头,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这是一种形状类似于中国古代“如意”的病毒,50多年前,它在非洲刚果金的埃博拉河流域出现并疯狂地屠杀沿岸55个村庄的百姓,其中的“扎伊尔”型致死率高达90%。

尽管这部热销作品早已被翻拍成了美剧,但我认为阅读的乐趣要远胜于观剧。整本书情节跌宕起伏、紧张激烈——因探险而染上怪病的法国人、在苏丹南部爆发时一度失控的恐怖场面、从菲律宾运往美国实验室后大批莫名死亡

的猴子、冒着生命危险研究病毒的专业顺序连接,讲述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描述埃博拉病毒攻击并摧毁一个人时,细致详实、冷静专业的刻画让我们仿佛看到了病毒在人体细胞内血腥屠杀的场景,这些病毒疯狂复制,如同一个个小型的搅拌机,血液、五脏六腑在它们的攻击下毫无任何抵抗之力,被融化成一滩血水,即便在病人最后的弥留时刻,它们还借抽搐时血液飞溅的时机寻找下一任宿主,“血色瘟疫”令人不寒而栗。

曾几何时,人类高高在上,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忘乎所以地认为自己就是地球的主人,疯狂地索取、无度地扩张、盲目地繁殖,理所应当的侵占着其他物种的资源,破坏着系统的平衡,而在号称“生命黑板擦”的病毒面前,人类是如此的渺小,虚弱到只能用最原始的隔离手段进行抵抗。书尾作者的见解尤为振聋发聩:“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统察觉了人类的活动,开始发挥作用,大自然在试图除掉人类这种寄生生物的感染。”

读完全书后不由陷入沉思,翻开书中的地图,再次寻找到了那条弯曲的埃博拉河流。这是一片遥远而又贫瘠的土地,病毒曾在这里闪现身影、进食,然后回归森林。而如今,病毒再次袭来,我们与它们之间,除去口罩,已不再有距离。